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録第九　賈氏公彦曰下別言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據小聘大夫聘禮據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為義篇末云魚腸胃倫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經魚腸胃倫膚皆七則謂子男小聘之下大夫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食小國小聘之賔葢與前篇互見其禮也

案秋官掌客職云公侯伯子男之相為賔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是諸侯饗食燕其來朝諸侯之數也其疏云天子之待諸侯當與諸侯之自相待者同理或然

也聘記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是諸侯饗食燕乎大聘之卿之數也若小聘大夫則聘記云上介一食一饗小聘其禮如為介蓋大聘之上介以下大夫而小聘之賓其爵與同故其食饗之數亦如之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所云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

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是也燕則折

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

是燕異姓詩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

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飲祇

以漱口以飯為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

云上公九舉及此禮是也二是燕食曲禮酒漿處

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賔客燕食之禮是也

案食與饗燕類也然饗食於廟燕於寢故饗最重

食次之燕又次之燕禮者諸侯燕其大夫若聘大
夫之禮此篇則諸侯食聘大夫之禮因附見主國
大夫食聘大夫之禮也以燕推之則諸侯亦當有
食其大夫之禮以食燕推之則諸侯又當有饗其
大夫若聘大夫之禮以主國大夫食聘大夫者推
之則主國大夫亦當有饗燕聘大夫及自相與饗
食燕之禮且推而上之諸侯又當有饗食燕其來
朝之諸侯及王國來聘之大夫之禮天子亦當有

饗食燕其大夫與來朝之諸侯及侯國來聘之大夫之禮今攷諸經傳如秋官掌客職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職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七獻七舉子男五獻五舉是天子之饗食其來朝之諸侯者也左傳所載定王饗士會事是天子之饗侯國之聘大夫者也聘禮曰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是主國大夫之饗食乎聘大夫者也其詳則經籍散軼蓋不可盡考矣

公食大夫之禮食音嗣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禮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　劉氏敞曰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　鄭氏鍔曰天官外饔職掌外祭祀之割亨賓客飧饔饗食之事如之蓋事賓如事神敬之至也

案聘記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傳曰使者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媿厲之也然則疏家以此禮為因聘而食者是也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禮惟公親設醬若牲則不親割爵亦不親酳又無樂舞之事侯禮殺於王禮而聘賓又非老更比也大抵食禮通乎上下其等差則視乎食之之人與所食之人以為隆殺耳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賈氏公彦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　劉氏敞曰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　敖氏繼公曰云各以其爵則兼卿大夫言矣此蓋顧下經食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飲食之禮賔主敵則親戒速所以尊賔也此以其爵亦其義也

桼大夫不著所服亦朝服也戒以其爵則服亦以其爵下文賔朝服此大夫亦朝服往戒可知戒賔必有其辭然燕主歓故辭曰有不腆之酒燕君在阼故辭曰與寡君須臾此食禮無酒又無阼席則辭當與彼異然經記無文不可考矣

上介出請入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所以為來事　賈氏公彦曰大夫就賔館之門外賔使上介出請所為來事

三辭 三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賈氏公彦曰聘日已致饔故今辭食但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饗食皆當三辭　敖氏繼公曰食必三辭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

案下經言設洗如饗注云如其近者此注所云先受賜蓋亦指饗言之未必舍近而遥繼饔也

賔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賔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不言朝服可知也旣對乃北面而拜拜辱說見鄉飲酒　鄭氏康成曰不答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再拜稽首受命　郝氏敬曰將命致君食賓之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拜使者屈辱來迎已

案拜辱者拜君命之辱非拜使者之辱也故使者不得而答之受命必稽首者臣禮也以燕禮之辭例之此賓將出時宜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其旣受命

亦宜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於使臣臣敢拜賜命

然後再拜稽首

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復於君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

敖氏繼公曰云不拜送明有拜送者先拜送乃從

之國君於王使之禮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

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

送於門外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案鄉飲射禮雖從之猶拜送者以主人親戒故也聘禮之郊勞歸饔雖使者猶拜送者以賔不從之故也此使者戒而賔又從之故不拜送覲禮之儐氏雖於使者而已又從之然猶拜送者以敬天子之使也此賔於主君則為外臣故異然則若食已國之大夫使者既戒而還其所戒之賔亦必拜送矣遂從之非與

戒者偕行也言隨後踵至耳亦所以明其不易服也

右戒賔

賔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朝音潮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命之時賔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如聘謂賔入于次乃即位而主君之擯者亦三人也賔即位亦於西方東面介立於其東南北面西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是朝服則初時𤣥端賈疏聘禮重賔發館

卽皮弁此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案聘使自始迄終惟以皮弁服朝服爲隆殺無服玄端者鄭謂初服玄端非也朝服大夫之正服大夫與大夫相接胡爲而不朝服乎下記云賔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則賔卽位在下行之後而車已還立矣

卽位具

右賔卽位于大門外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節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也擯者俟君于大門外賈疏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

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賈疏以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已下廟內之位故知此時皆在廟門外也

案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內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即位者尚非主人也擯者從君但在大門內唯上擯請事乃出耳言具則自甸人陳鼎以下至於宰夫之具

皆具也隨所在而具之則不專在廟門外也矣

羹定定多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著之者下以為節

案此即下記所云亨於門外東方者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編必綿反

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鼎一大牢也賈疏聘禮致饔餼皆九鼎此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

甸人冡宰之屬兼亨人者賈疏天官有甸

師氏兼有亨人諸侯兼官故甸人兼亨人南面西上以其為賓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凡鼎鼏蓋以茅為之貫疏茅是潔白之物故疑用茅長則東本短則編其中央　敖氏繼公曰甸人掌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此時為陳鼎也天子則外饔為之大牢而用七鼎以所食者乃大夫也篇首雖言使大夫戒各以其爵而篇中則實主言下大夫耳陳鼎於廟門外少北而東西則當門陳鼎當門南面君禮也西上明為賓也設扃鼏在陳鼎之前於此乃言之

者亦因而見之也若束若編亦謂科用其一耳與若
丹若墨之文意同
紧聘禮于上介其致飱致饔皆鼎七此小聘之賓爵
與大聘之上介同故亦七鼎聘記所謂小聘其禮如
為介是也但致飱致饔不羞庶羞故正鼎之外并陪
鼎而皆陳之此禮之庶羞臨食乃取諸門外東方而
入而設之故惟具之於饔餼不實於陪鼎以與正鼎
同陳也

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賈氏公彦曰不言如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不得用燕禮決之也注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食與饗燕同無饗禮故引燕禮而言

案設洗亦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霤

餘論李氏如圭曰春秋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

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爲客此春秋時饗禮之可見者

案據此則是饗得因時爲隆殺又有兼饗之法然曰趙孟爲客則是雖兼饗仍主一人爲賓矣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匜逸離反音移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公設盥也公尊不就洗賈疏特牲尸尊不就洗盥用槃匜故知此亦爲公盥不就洗也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

服位　敖氏繼公曰匜盛盥水槃盛盥棄水也凡行禮其以槃匜盥而不就洗者尊者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簞巾文畧耳祭禮有槃匜必有簞巾

案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此諸侯之小臣故主沃公盥

宰夫設筵加席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筵於户西南面而左几賈疏賓在户牖之間南面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

略此賈疏決聘禮禮賓公親授几以無設涪醬之事故也　劉氏敞曰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

無尊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尊者主於食不獻酬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賈疏截之言載以汁滓相載　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

酒也賈疏獻酬酒不言飲此擬酳口故言飲天官酒人職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注云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是其義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賈疏漿人職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敖氏繼公曰酒言飲者指其所用名之也漿云飲者明其為六飲之一者也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猶醴在五齊而云醴齊之類也言俟者見其已在觶特俟時而設之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

案酒正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以為

皆祭祀之酒至四飲則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注以清為醴之已泲者四飲惟此為酒與三酒中之清酒不同此注以飲酒為清酒蓋指四飲之清以其為酒而在四飲之內故謂之飲酒非三酒中之清酒也疏說疑誤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賈疏酒常在堂若不特言則凡

中亦合之𥝩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敖氏繼公曰此所饌者謂豆籩鉶也

案具言饌者異鄉且殊列也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南上經之通例陳酒皆先於陳饌以非宰夫所掌故也飲亦酒類故別言之凡在東房者惟漿及粱宰夫以授公餘俱宰夫設之　又案自羹定至此七事皆所謂具也以自外而内為序鼎具于門外當門洗具于阼階東南槃匜具于東堂下筵具于堂酒漿及饌

具于房七者皆備是之謂具而後乃公迎賔也

右陳設

公如賔服迎賔于大門內大夫納賔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大門降於國君大夫謂上擯也納賔以公命　劉氏敞曰公迎賔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賔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

案既具而公乃迎賔者亦節也如賔服亦朝服也公出至大門内而大夫乃出納賔則承擯紹擯皆不出可知矣以戒賔而賔來故不必出請事而即納之也春官司服職王祀先公饗射則鷩冕疏云食亦鷩冕葢饗在廟大射禮重故與祀先公同服食亦在廟故鷩冕也以此推之諸侯之饗食宜玄冕而此乃朝服者以其所食者大夫也大夫朝服故主君如其服以迎之若兩君相食意必玄冕與

餘論賈氏公彦曰秋官司儀職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案夏官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疏云朝覲宗遇皆無迎法今言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即有乘金路迎賓之法也此諸侯食大夫禮雖迎于門内其自寢而出也亦必以車則同姓之諸侯乘金路異姓之諸侯乘象

路與

賔入門左公再拜賔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賔從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西方賔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揖入道之　敖氏繼公曰此行禮於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此說已在聘禮後不見者放此

案聘禮於公迎賔再拜之節賔辟不答拜者以公為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為食已而拜故既

辟還復再拜稽首

及廟門公揖入賔入三揖至於階三讓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禰廟也三揖相人偶三讓讓先升　敖氏繼公曰此三揖與士冠禮者同與聘禮者異

案聘禮君與賔至廟門君先揖入者以聘禮嚴故君先入以俟之也食禮則殺矣故賔從君而入

存疑賈氏公彦曰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即就西階者彼謂大夫

士小燕食之禮與此不同

案曲禮所言乃指賓之自來而降等者耳若此賓雖

降等實銜其君命以來主君禮之所以禮其聘君也

豈得以彼例論哉

通論賈氏公彥曰儀禮之内單言廟者皆據禰廟皆

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若非禰廟

則言廟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

之類是也

公升二等賓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下人君　敖氏繼公曰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

右迎賓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　鄭氏康

成曰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賈疏序以西為正堂序東為夾室今立于東夾之南是東于堂也　敖氏繼公曰大夫兼上下者言也下大夫西面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東夾南即東堂南舍坫而取節于夾明其去堂遠也羣臣至是方即位于廟則是鄉者公亦不在廟明矣此其異於臣禮與士冠士昏禮主人皆先待于廟乃出迎賓

案此大夫位略同燕禮爾卿卿西面北上之位大夫

與卿同位者以士辟賔而立於燕禮之大夫位故大夫辟士進而列於卿也其大夫之立蓋亦視卿少退與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賔在此賈疏燕禮大射儀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今在門東者以賔由門西也　敖氏繼公曰立于門東宜東上而統于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以見此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聘

時大夫士之位亦宜如是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

案此小臣之位與燕禮同但彼惟小臣師一人者請執羃盖膳及請媵請致皆踵而為之一人足共其役也此則奉槃奉匜執簞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　敖云宜從古文

正義賈氏公彥曰宰尊官在小臣下者以小臣位在東堂南故先見之　敖氏繼公曰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宰尊官於此乃見之者位定在後耳宰與羣臣同入以其位在内故後於在外者南上二字古文無之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宜從古文

案此宰內宰也天官內宰職凡賔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賔客之禮侯國之內宰亦當然也饗賔則夫人亞祼此食禮殺于饗夫人不親內宰位於東夾之北以見外內之官備所以示夫人敬客之意也北堂亦房也房中之東是謂東夾東夾之北則庭也廟北皆庭宰之立位則當東夾之北而在北堂下之東方耳必取節於東夾者欲與大夫東夾南之文相應故也凡禮事婦人之位在東房丈夫則無不露立者

內宰丈夫也故立于庭以其爲治內贊夫人之官故
在東夾北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宰夫之屬也賈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
敖氏繼公曰宰大宰也
案下經授公醬湆及爲賓設豆簋鉶稻者皆宰夫也
宰惟授公湆視宰夫爲尊則宰非宰夫之屬明矣大
宰則司徒之兼官三卿之長不應不立于東夾南而
在東夾北也注爲南上二字所惑故以宰夫之屬言

之敎氏以爲大宰則亦未詳於外内之辨也其下卽
内官之士豈其倫乎
存異賈氏公彦曰東夾北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
當
案士昏記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則北堂之南猶是
房中也房中之南則堂之東楹東也豈所謂東夾北
者在此乎賈意以東夾之北一架通爲房中則房中
之北亦通爲北堂故云然耳此爲特牲注房中之東

當夾北一語所誤也或云北堂之南南字當作東蓋字誤耳

内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之官内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食賔自無事（賈疏）皆助君食賔非已之事故後入

敖氏繼公曰内官之士内小臣之屬也在宰東北少退於宰也此惟取節於宰則宰獨立明矣

案聘時有聘享於夫人之禮故夫人之官同共其事以助君也此爲内宰之屬則位于其上而少進者爲内宰明矣此内官士也非奄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天官内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諸侯未必有内宰以其言内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内宰

案諸侯未必無内宰但爵差卑當以上士爲之内官之士則又卑矣未可以當内宰也

總論劉氏敞曰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
案羣臣之位亦以自外而内為序大夫匕鼎士設俎
設羞小臣奉槃匜宰授公湇内官之士當佐宰夫之
餕蓋莫不各有事焉而注謂自無事者以凡有事者
皆從公為之而無事於先入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上自統於賔也　敖氏繼公曰
介位序於内官之後見其不從賔而入變於聘時也

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少進負東塾北面東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承擯巳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賈疏介統于賓則擯統于君而東上可知承擯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

案介位於燕禮為士旅食之位但彼東上而此西上者主賓異也其位序於内官之後者先主而後及賓也下記云卿擯由下故知上擯之擯在阼階下也下經云擯者退負東塾則上擯之本位亦與承擯紹擯

同負東塾也注云士西敖氏云士東負東塾則遥對東堂而當在士東矣

右羣臣及介卽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再拜者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賈氏公彦曰公方一拜賓卽降賓降後公又一拜猶下侑幣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　敖氏繼公曰至再拜言其拜至之數也賓降之上不言公一拜者

文脫耳於公一拜而賔降者急於荅拜亦所以辟之

至再拜說見士昏禮

案云至再拜者言公之拜至亦再拜明其拜數也云賔降也公再拜者言公之第二拜在于賔降之後明其拜法也

賔西階東北面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階東少就主君也擯者辭辭其

拜於下也公降擯者釋辭矣賔猶終其再拜稽首

賈氏公彦曰據公未降之前賔為一拜雖辭賔猶終

再拜稽首也擯者辭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

敖氏繼公曰拜也謂賔不從其命而拜也曰者擯

者辭也公降一等辭止其又拜也公辭而賔猶欲拜

故擯者復釋辭以止之而賔終不從命也君於臣乃

拜至其禮太崇故答之亦與常禮異

案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

媵爵於公皆是也若爲賔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爲賔者是也聘禮私覿賔降拜于階東視階下爲稍東别於已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主君也賔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即辭之而賔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者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間而賔之再拜已訖非謂賔拜未再得辭即興若然則下文賔升不得謂已拜矣

賓栗階升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賈疏謂不疾之意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賈疏拾級據階而說連步據足而言其實一也此尋常升法燕記注云栗階謂越等　敖氏繼公曰升不拜者以其終拜於公辭之後也栗階說見燕禮

案賓升不拜者以臣禮自處雖得公辭猶不敢拜於上也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　敖氏繼公曰拜下者臣也拜於上者賓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　賈氏公彥曰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

案賓宜拜於上升不拜則不成其為賓矣故命之拜以成之是謂成拜燕禮於公取觶酬賓之節賓亦下既拜升復拜與此同但彼辭以小臣不以擯又公不從降則以燕輕於食且彼燕本國之臣而此則食異

國之臣故也

右拜至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鼏石經及古本作冪監本已改今從之碑南南面石經及古本缺一南字此有之蓋後人所增也鼎西南之南衍文注今文奠為委古文待為持

正義賈氏公彥曰去鼏于外者以入當載于俎故去之士喪士虞皆入乃去鼏喪禮變於吉也　敖氏繼

公曰去鼏亦右人也次序也次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南衍文皆傳寫者誤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于外內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蓋各立于其鼎之東南面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郝氏敬曰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

案聘禮歸饔之鼎設于西階前以其歸于賓館賓之

也少牢禮之鼎陳於東方以其行禮于廟内之也此陳于碑南雖賓禮主之者君也歸饔之鼎上當碑南陳則亦逘直碑矣但彼逘以碑為節此則正當碑南耳歸饔之鼎東面者鼎在西也少牢之鼎西面者鼎在東也此鼎南面者鼎在碑南也北上者縱陳之西上者横陳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

案此注未知何指豈以經有出自鼎西之句而云爾

邪鼎既陳乃有鼎西方舉鼎時則何東西之有如謂入由闑東出由闑西則經固無文即果然亦是出入公門由闑右之常法而無爲賓之義也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互文相備也賈疏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

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賈疏少牢雍正執一匕雍府執四匕司士與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

敖氏繼公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于鼎北加匕匕北枋退蓋兼執匕俎者而言旅人

其士旅食與

案注知旅人爲雍人之屬者以少牢執匕爲雍正雍府者決之也俎匕之入亦當從鼎少牢之鼎西面其俎西肆匕東枋此鼎南面故敖氏知其俎南肆匕北枋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

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知大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長盥以長而序盥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爲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南面立于鼎後也匕出鼎實也　郝氏敬曰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皆盥畢復序進　賈氏公彦曰鄉飲射賓盥北面此大夫盥亦

北面可知

案鼎七則匕者當用大夫七人若食上大夫九鼎則當九人而爲承擯者贊者執他事者或有出使者疾病者皆不與焉則一國五大夫之說不可執也五大夫言其副于三卿者耳豈外此遂無大夫乎

載者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　賈氏公彦曰在鼎南稍東也

敖氏繼公曰西面執俎以載也

案上經於左人不言面此曰載者西面則知前待載時固已西面矣

魚腊飪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禮宜熟饗有腥者賈疏左傳云王享有體薦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是饗有腥也

賈氏公彥曰上云羹定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

在籩腊在俎膴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有薨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士虞既夕胖而已

胾體進奏奏千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　敖氏繼公曰體者三牲則右體腊其一純與言體而不言骨見其尊者耳牲體之數五

其脊脇各三而皆二骨以並腊則倍之也少牢禮曰腊一純而俎進奏注見鄉飲酒記

案載牲之法少牢禮云載右胖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脇肺置在上其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此禮腸胃别俎故不見腸胃下經云三牲之肺不離則亦無舉肺其載之亦當如少牢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而脊脇肺

居中也但彼進下而此則進奏耳若腊則少牢禮曰

腊一純而俎其注云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故

敖氏知此之載腊亦一純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三牲與腊皆載體士虞記云升左

肩臂臑肫骼脊脇彼喪禮用左鄉飲射記云右胖進

奏則此亦用右胖之肩臂臑肫骼脇可知既用右胖

則左胖為庶羞進奏者生人食法進本本謂近上者

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　陳氏祥道曰腊之

骨如牲體殯奠之腊進柢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於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昏禮腊一純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少牢祝俎髀屬于尻少牢不賓尸腊辯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

魚七縮俎寢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魚七者腸胃有俎故魚亦放其數也縮俎者首尾鄉俎之前後也所以變于牲寢右進鬐亦進奏之意魚鬐在上腴在下士喪禮曰載魚左

首進鬐　鄭氏康成曰右首也寑右進鬐也乾魚近

腴多骨鯁　賈氏公彦曰賔在户牖之間南面俎則

東西陳之魚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鄉賔若祭祀則

進腴故少牢進腴

通論陳氏祥道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横或右首或左

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或進腴凡右首左首者於

俎為縮於人為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横於人為縮

此禮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

腴此禮進鬐而喪奠與虞亦進鬐未異於生故也
案乾魚載俎有縮無横有司徹言横載之據人横執
俎而言魚之在俎猶縮也至縮執俎以羞則進首變
於正祭也其他禮魚皆縮於俎而俎横設之所以生
人則右首寢右而進鬐鬼神則右首寢左而進腴也
若濡魚則横載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
鬐則不論生人與鬼神蓋皆然與陳氏說尚未明析
更為疏通之

腸胃七同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賈疏牛羊異俎此腸胃同俎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

敖氏繼公曰腸胃七者大牢之下數也與牲異俎者大牢之禮也　李氏如圭曰君子不食圂腴圂謂犬豕也取牛羊腴而已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此腸胃與牲別鼎是正法取其鼎數奇也少牢五俎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幷

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與牲別鼎故取數於牲少牢幷於牲鼎故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脇各三也賔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士喪禮下篇盛葬奠故腸胃五也

榮疏言腸胃膚別鼎同鼎之法大抵三鼎者則膚與牲同鼎若少牢則既加羊而膚又別鼎是為五鼎若大牢則既加牛而腸胃又別鼎是為七鼎凡此所加皆牲體也若九鼎則乾魚之外加以鮮魚乾腊之外

加以鮮腊是鼎之最盛者也至所用腸胃之數則少牢以五爲盛三爲中一爲殺大牢則以十有一爲盛九爲中而七爲殺也少牢惟有羊其用五者腸五胃五凡十其用三者腸三胃三凡六其用一者則腸一胃一而已大牢則牛羊兼有其用十有一者爲數當四十有四其用九者爲數當三十有六其用七者則此注謂二十有八是已

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　敖氏繼公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膚乃七者亦效腸胃之數也少牢禮曰雍人倫膚九　賈氏公彥曰此膚與腸胃皆别鼎俎特牲惟有三鼎故膚從豕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　陳氏祥道曰士虞禮注曰膚脇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脇革肉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腸胃膚皆横諸俎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橫諸俎者以其皆出於牲體故截於俎與牲體同言垂之見其長也不言其垂之所及者腸胃與膚其長或異　鄭氏康成曰腸胃垂及俎拒賈疏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

通論陳氏祥道曰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士喪禮下篇大遣奠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腸胃常在先

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順其在牲之性也賈疏腸胃在牲而垂

案腸胃細若縮俎則不能出于俎外況膚之長又肭焉故必横諸俎上不嫌其下之空也注疏甚迂幾見腸胃在牲腹而垂之者乎

總論郝氏敬曰自載體以下至此言載俎之法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匕奠於鼎謂加匕於鼎上也位東

夾南之位　鄭氏康成曰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

又待設俎賈疏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

案匕鼎西上則最西之鼎大夫長所匕也其進也大夫長在前比其畢也匕膚鼎者先退是謂逆退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注古文壹皆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盥將設醬辭辭其從已壹讓殺於

初 敖氏繼公曰公辭賔亦對而反位於階西於是小臣各執槃匜簞巾以就公盥

案凡降盥而升皆一揖以距階近無三揖之位也始至于階三讓至此惟一讓則殺於初矣亦公升二等而後賔升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賔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 賈疏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别器下但言醬不别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 公設

之以其為饌本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賈疏公設當席中故

之東遷

敖氏繼公曰宰夫授亦並授也下放此公設之示親饋也辭者辭公親設也辭時葢東面於公之西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為少西必少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為禮也下皆放此

賈氏公彦曰蒲筵長丈六尺於户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

郝氏敬曰公立設賔坐遷之

案東遷所者東而遷之於其當設之所也不定其所者席所設之西可容一湆而此湆與席西之梁相距可以容人即其所也此所既定即下設湆之所設梁之所皆定矣故惟此言所而下於湆於梁惟言坐遷之不復言所所設之饌在席前不在席公蓋北面設之　又案疏謂正饌與庶羞分列席之東西未為不是下經設庶羞云旁四列則敖氏謂正饌中席而庶

蓋在旁者義尤長

公立于序内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疑魚乙反注今文曰西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事未至故離其拜位也序内西鄉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各俟於此與鄉飲酒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立阼階上示親餕賓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

案阼階東者主人正位今公立于序内故注以爲示親餕然據下侑幣時餕已設訖而公之所立不異則知此位乃以公尊而變于常禮耳至賓之正位本在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亦非以主君離阼而後然也疑立見鄉飲酒禮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他感反臡奴兮反菁子丁反劉音精注今文臡皆作麋

正義鄭氏康成曰醓醢醢有醓賈疏醢人注醓肉汁昌本昌蒲本菹也賈疏醢人注昌蒲根也細切爲齏全物若腜爲菹經言菹不言齏菹即是齏也醢有骨謂之臡賈疏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菁蓂菁菹也賈疏即今蔓菁

賈氏公彦曰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已下依此爲次此用其六　敖氏繼公曰六豆爲二列内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外列統於内列也食禮用朝事之豆者君尊故其用之自上者始也若朝事饋食之禮兩有則其籩豆乃各有

所屬焉　郝氏敬曰醬處最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别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鹿臡北接韭菹也

案燕禮薦使膳宰者以宰夫代獻也此禮無獻故宰夫薦前於醬已言自東房矣此復言之者以醬爲饌本而豆則繼饌故須兩明之也至下之粱稻與醬同列可以醬例之其簋及鉶與豆均饌可以豆例之故不更明其所自也　又案醢人朝事饋食加羞皆八豆者天子之禮也以聘禮致饔及此篇食上大夫之

禮攷之則諸侯所用豆數亦同豆數同則籩人之籩數亦同矣此所食者下大夫故減其二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

正義鄭氏康成曰亞次也不言繂錯俎尊也賈疏上設豆繂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繂不錯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賈疏豕在牛羊之下膚豕之所出

敖氏繼公曰當豆南者牛俎與羊俎之半也設俎之法每者必當其兩豆欲

其整也特在豕東　郝氏敬曰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腊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幷六惟膚俎在東獨設

無幷曰特

案燕禮設俎使膳宰者以俎不自鼎升出於寢東也此使士者以俎在庭也薦豆必缾者以豆惟二類欲其相閒也簋亦二物故錯設之亦欲其相閒也俎則

爲物各異故惟以貴賤爲次無取于鼏錯且俎數奇又不便於鼏錯也士不言升自西階者可知也士以俎升贊者之大夫亦從之而升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敖氏繼公曰甸人加扃乃舉鼎其出也亦匕先而鼎後

案順出者對上次入而言謂順其入之次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者士設俎

未畢故甸人舉鼎以出也

案舉時牲在鼎故使士徹則空鼎耳故使甸人古人之徹必待事畢若設俎未畢無徹鼎之理葢士既設俎則復其門東之位於是甸人乃入舉鼎以出也甸人不與門内之禮事故屆時而入出則不反耳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錯七各反注並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並併也　敖氏繼公曰東北上惟

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於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疏數可知矣

粢食上大夫八簋此下大夫故六聘禮歸饔於賓堂上八簋歸饔于上介堂上六簋與此同也豆與俎西上而簋與鉶東上者既先設豆俎即依豆俎以為節也簋不徒曰東上而曰東北上又曰南陳者見其東

西雖與豆俎異上而自北而南則與豆俎同也

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大音泰和户臥反鐙音登注今文湆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正義鄭氏衆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鄭氏康成曰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無鹽菜貴其質瓦豆謂之鐙賈疏詩毛傳云木曰豆瓦曰登有蓋者餟自外入爲風塵坐遷之亦東遷所　敖氏繼公曰此大羹謂牛汁

也不和者以無肉菜尚質也以五味調物謂之和周官食醫職凡和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凡湇皆不和經特於此見之自門入者湇在爨也士昏禮曰大羮湇在爨記曰亨於門外東方足以明之矣入反位自東壁而適東夾北也設湇于醬西是醬湇東上也凡醬湇之位變於正豆　李氏如圭曰湇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　賈氏公彦曰宰位在東夾北今以蓋降出送于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　鄭

氏鍔曰賔客亦共大羹者荀子曰大饗食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

𥺊大羹湇已見士昏禮但彼以豕為上牲則豕湇此以牛為上牲則牛湇也實于鐙者䍂亦尚質以其類也然則凡大羹湇皆實于鐙經特於此見之湇與鉶為類特牲禮主婦設兩鉶隨設大羹湇但以湇由門外入故設之不以主婦耳其實則主婦職也此禮宰執之以授公亦足見宰之為内宰矣　此下之鉶與

前之豆俎及簋所謂正饌也不連設之者以大羹與鉶羹皆羹也而大羹爲貴故將設鉶羹必先設大羹也右執鐙左執蓋明其執法也言由門入則是宰親取鐙於門外矣盡階不升堂下經縢羞者之儀若是此宰亦然者以其授公也設于醬西蓋亦當席中設之席中於醬亦爲西賔之遷之則視公所設處爲稍東也公既設則復其序内之位賔既遷亦復其階西之位不言者以前設醬後設粱其文已明前後相例

則此可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賈疏諸侯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曰宰夫之長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正義鄭氏康成曰鉶菜和羹之器　敖氏繼公曰東上變於豆

案四鉶者亦殺於上大夫二而與歸饔之上介禮同也設鉶之法又與設簠簋異者簠惟二物則可錯鉶三

物不可錯若六鉶則錚之此四鉶故但以牛始以牛終然以牛羊豕順數而盖一牛則亦錚意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據羮在鉶言之謂之鉶羮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案歸饔之陪鼎膷臐膮與此庶羞之膷臐膮一也其在鼎則爲陪鼎在豆則爲庶羞歸饔曰陪鼎盛大禮也食禮之庶羞則不自鼎升矣鉶羮但羮耳不可以

爲豆實蓋出于鑊未必由於鼎也詎可混而一之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豐所以承觶者也　敖氏繼公曰

實觶加豐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爲下文發之

不授觶者以未用也設于豆東者不主於飲且後用

之故不欲其妨

存疑鄭氏康成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

也凡奠者于左

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其設於豆東蓋與下設于稻西之漿飲為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似不得以奠而不舉之酒例而論之㪅知具饌時已實觶加豐者以經云無尊故也

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卻于其西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簋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　賈氏公彥曰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相重而仰之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敖氏繼公曰此六簋為三列每列之二會則各相重而各置于其列之西故曰各卻于其西

右設正饌

案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湆自階升至鉶則復由房出其上下設饌之人亦相間以成禮者如此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食如字

正義敖氏繼公曰贊者所謂上贊也負東房負其牖

也士喪禮曰祝負牖南面然則此其上賛之正位與具謂正饌已具再拜者欲賔食禮之也拜亦當楣北面　鄭氏康成曰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賔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負東房負房户而立也再拜拜賔饌具

案凡立未有當户者恐妨於出入也雖無出入者亦不當户此賛者負東房當在房户外之東士喪禮君視大斂君升自阼階祝負牖南面其位蓋與此同再

拜揖食經文自明不必言拜饌具饌具而拜祭祀尸

未入前有之記云賛者從俎升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成拜降末拜

案此拜與燕禮為賓舉旅時賓酌膳觶及聘禮致幣

時賓升聽命之拜同法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辯音遍下並同擩人悅反劉而懸反注今文無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擩猶染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擩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擩于三豆是其徵也上豆韭菹醓醢也祭于二豆之間少北此節見少牢下篇

案醢不可取故以擩為取主言韭菹者以其為上豆也

賛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賔賔祭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賛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賈疏引少儀者見賛興賓亦興之義　賈氏公彦曰此所授皆遠賓者故菹醢及鉶不授　敖氏繼公曰辯謂辯取於三籩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以右手而實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壹者文已明也　郝氏敬曰東面坐籩西地空也六籩辯取合祭也

案上宰夫之啟簋會此贊者之取簋實皆曰東面坐是坐於閒容人之處也下經曰賓自閒坐此不曰自閒者此時未設加餜未得有兩餜之閒也必兩言辯者黍稷各三簋亦各三取若總言辯嫌於黍稷各一取即爲辯也注知於豆祭者以少牢禮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尸同受祭于豆祭者決之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注古文壹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賓祭於豆祭

敖氏繼公曰云不離者見其爲切肺且明無舉肺也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上言興授此言興受文互見耳

案祭肺舉肺並見士昏禮祭離肺之儀見鄉飲酒禮舉肺與離肺一也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謂

離肺也此云三牲之肺不離則非離肺是祭肺也食禮應用舉肺以其食時不舉祭訖不嚌故不以離肺而以刌肺刌肺即祭肺也然食禮又不得以祭肺名之故曰三牲之肺不離所以見其宜用離肺而不用也不離謂已刌之不必離也蓋以賛者壹授賓壹祭三肺並在手則難于絶之以祭矣故注云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之而不嚌者以非飲酒禮也下經賛者取庶羞曰北面坐此取肺亦宜北面不言

者文不具凡賓受皆興祭皆坐經特于此見之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壹猶稍也于是云賓興受坐祭重

牲也賓亦每胏興受

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挩始鋭反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扱其鉶菜也　敖氏繼公曰扱

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者

遂以柶擩三鉶也四鉶皆有柶其擩之則惟用上者

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略同上鉶之閒謂內列二鉶之

閒少北也祭鉶不於豆祭而于鉶閒者其大牢之禮異與　賈氏公彦曰云上鉶之閒祭著其異於餘者

餘祭于上豆之閒

案辯擩之者謂以上鉶之菜擩於餘鉶之汁所以示辯也特牲之二鉶皆豕故惟曰祭鉶而已少牢則羊豕異故曰祭羊鉶遂以祭豕鉶此則又有牛鉶故辯擩以祭

祭飲酒於上豆之閒魚腊醬湆不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敖氏繼公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湆屬於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葢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賈氏公彦曰以有三牲故魚腊不祭入庶羞則祭之下文庶羞皆有大賓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膴膴魚肉之臠是亦祭之也

案飲與酒皆祭則酒亦以飲漱明矣大司馬職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云牲魚魚牲也是魚有祭

也此不祭魚者侯禮異于王禮食大夫又異于食諸侯也醬湆不祭者醬類於醢湆等於鉶醢之祭也以葅擩之鉶之祭也以菜擩之醬湆皆特設醬無葅湆亦無菜無所用以擩者故不祭也

右賓祭正饌

案王藻曰賓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此賓祭不辭者彼謂敵禮此則臣禮故異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周　元